

李娜 主编 陈新 周兵 副主编

# 公众史学

| 第一辑 |

Public Histor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数字公众史学\*

塞尔日·努瓦雷 (Serge Noiret) 著

李娟 译

随着 Web 2.0 的到来, 历史学和记忆研究不再是学术界的专利: 通过直接和参与式的写作方式, 在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过去。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公众参与 (众包) 闯入知识社区, 利用各种形式的参与活动, 获得多领域知识。具有基本知识和技能公众都可以对数字内容作整合、管理。“数字转向”(digital turn) 改变了历史学家对待档案、生产和交流历史知识的方式。数字史学挑战着传统历史叙述方式, 也以新的方式协调着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数字转向”为公众史学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公众史学家在“数字转向”中肩负着怎样的责任? 数字公众史学 (digital public history) 如何实现本土化、全球化与全球本土化? 塞尔日·努瓦雷 (Serge Noiret) 的《数字公众史学》一文回答了这一系列问题。该文关于数字公众史学的一些前沿的文献与经典的案例值得细致、深入的研读。

塞尔日·努瓦雷是欧洲大学学院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公众史学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是历史信息科学、公众史学的历史、数字公众史学、数字人文科学与信息读写技能。他是“公众史学国际联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ublic History, IFPH-FIHP) 主席、意大利公众史学协会 (Associazione Italiana di Public History AIPH) 主席。

---

\* 该文的英文版: David Dean, ed. *The Companion to Public History*, Wiley, 2018, *forthcoming*. 该文由李娟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翻译。

## 数字史学还是数字时代的史学?

数字史学已经改变了历史学家使用的材料类别,以及他们访问、收集和管理材料的工具,但是还没有人全面讨论这些新工具的重大作用。数字工具、编程语言——元数据、软件和数据库语言——正改变着历史学家和数字资源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学术环境中尤为突出。在历史学领域,传统历史书写方式前景堪忧,而描摹往昔的新数字化方式又横空出世,放眼国际,数字转向已经在史学领域造成了大量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数字史学精通新的数字化行为,因而重新定义和解释了历史学科。<sup>[1]</sup> 历史学家的专业研究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也被称作一种新的历史主义<sup>[2]</sup>,所以我们必须仔细讨论,数字史学对传统历史叙述方式的冲击有怎样的来龙去脉。<sup>[3]</sup> 由于这些技术是公开的,许多数字工具都在公共领域,扪心自问,历史学家必须严肃对待自身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后者正是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载体,并且仔细研究历史学——专门研究过去的科学。<sup>[4]</sup>

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韦维尔卡(Michel Wieviorka)说,今天的社会科学中“数字化势在必行”<sup>[5]</sup>;美国历史学家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认为,历史学必须数字化,否则将在不久的将来消亡。<sup>[6]</sup> 但这些观点并非人人称是。实际上,历史学家掌握(甚至创造)数字技术的经验,必然形成某些少数派,并且让那些努力与数字转向纠缠的同行们感到沮丧。因为驾驭数字技术并不简单,但数字技术正变得越来越大众,而且数字技术往往被“外行”运用得风生水起<sup>[7]</sup>,卡尔·贝克(Carl Becker)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把这些“外行”叫作“人人先生”。<sup>[8]</sup> 2002年,罗兰多·米努蒂(Rolando Minuti)<sup>[9]</sup>就写下“变化的不确定性”;丹尼尔·科恩(Daniel J. Cohen)和罗伊·罗森茨威格(Roy Rosenzweig)则在他们2006年发布的数字史学手册上<sup>[10]</sup>,警告人们注意“数字史学的前景和危险”。甚至在2013年,加泰罗尼亚学者阿纳克莱·庞斯(Anaclet Pons)还写了一本《数字化混乱》(Digital Disorder)<sup>[11]</sup>,提及博尔赫斯(Borges)所描述过的:数字资源一团乱麻,掌握它们更是困难重重,局面一片混乱。<sup>[12]</sup> 在法国,米拉德·杜埃希(Milad Doueïhi)强调,由于新的数字方

法现在可以用于审视文化主题,因此必须重新思考数字化对人文学科的影响。<sup>[13]</sup>

另一些对待数字史学的方法既不乐观,也不悲观,却反映了另一些人的关注点,他们希望从一种批判性的积极角度理解这些技术变革,也就是科恩和罗森茨威格所谓的“技术现实主义”(technorealism)<sup>[14]</sup>——他们虽然对数字技术的角色和影响感兴趣,但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在托尼·韦勒(Toni Weller)在他的《数字时代史学》(History in the Digital Age)<sup>[15]</sup>中指出,使用数字资源的人并非都是“数字史学家”。他强调,将数字革命施加于史学家在其专业传统内之前存在的实践活动,才是数字革命的不良影响。<sup>[16]</sup> 作为对韦勒的响应,美国有一项影响深远的研究,针对历史编纂中运用信息技术,强调“……许多历史学家的根本研究方法仍然是相当有辨识度的,即便是引入了新的工具和技术,但是所有历史学家的日常工作已经彻底改变了……”<sup>[17]</sup>

## 数字史学不等于数字人文科学

我们应该重视数字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特殊性,以及历史学家的数字化研究——在网上搜索不同资源和叙事。如果,数字人文提供的实践和方法论,真的为人文学科所共有<sup>[18]</sup>,那么这些实践和概念在单个学科内就会发展得更好。数字历史恰好如此,它旨在形象地再现往昔,并且建构并不完全依赖文献的叙事。<sup>[19]</sup> 那么,更确切地说,数字历史就涉及一个专门针对历史学家的认识论角度的问题。历史学家需要回答关于往昔的疑问,调动数字资源,建构他人可知、可检验的叙事与内容。数字人文向所有人文学科提供方法和工具,但是,史学家运用的数字工具,有时与数字人文学者不同,后者面对的是用计算机处理文献和语言、文本分析、文本编码和注释。乔治·梅森(George Mason)历史与新媒体中心的主任史蒂芬·罗伯逊(Stephen Robertson)认为,数字历史的确不同于文献研究,应该被视为另一学科。2014年秋,该中心举办20周年庆<sup>[20]</sup>,重申了罗伯逊从前人处继承的观点——数字媒体是打造新历史学的重要力量。<sup>[21]</sup> 罗伯逊强调了两点:“首先,线上资源的收集、展示和传播,是数字历史更加核心的部分……第二,至于数字分析,数字历史在数字地图方面比数字文献研究上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后者更加重视文本挖掘和范式塑造。”<sup>[22]</sup>

沙伦·利昂 (Sharon M. Leon) 的《以受众为本的数字史学》(*User-Centered Digital History*)<sup>[23]</sup>正是将往昔转译成历史,帮助读者将往昔形象化,让读者们像她一样在网上检索和管理数据,交流有关华盛顿广场上民族纪念碑的历史和记忆。<sup>[24]</sup>公众历史学家必会自问:“历史如果不是写给公众,又所为何事?”因此通过数字化方式接触读者,是公众史学家的必备技能。

历史学家的工作中有诸多广为人知的难题:如何建立研究假设,如何寻找文献和其他多媒体素材,如何获得并管理这些材料,如何建构可靠的叙事,特别是如何交流作为一种叙事的研究结果,并且最终如何教授历史。这些工作在今天部分或者全部都可以通过电脑屏幕在网上进行。

但是,数字历史作为数字人文跨学科研究中的特殊领域,不仅仅有方便传统研究的新数字化工具,还必须考虑建立帕特里克·曼宁 (Patrick Maning) 所提出的“世界历史档案数据库”(a world-historical archive of data)。<sup>[25]</sup>彼得·哈伯 (Peter Haber) 也曾提及往昔“数字化”的一般过程<sup>[26]</sup>:大数据管理针对可作为资源使用的海量数据,满足对所收集文献进行跨学科数据挖掘。<sup>[27]</sup>统计计算、地理定位、图像像素分析程序、绘制历史地图、文本编辑的提高和综合处理等等,都关乎数字历史,并且还包含这些将改变研究性质的技术之间,不断发展的密切关系。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历史学家也要在新背景下工作,因此可以就他们的历史分析提出新的方法论问题,并收获新答案,其中一些在大卫·阿米蒂奇 (David Armitage) 和乔·古尔迪 (Jo Guldi) 的《历史学宣言》(*History Manifesto*) 中已经被明确提出了。<sup>[28]</sup>当阿米蒂奇和古尔迪自问历史学家今天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时,他们提出由于数字转向改变了历史学家对待档案、生产和交流历史知识的方式,因此要积极面对它带来的挑战。他们对于大数据的讨论,也没有停留在这场数据革命的表面,而是举例说明,历史学家该如何改变研究方法,来对付海量数字文献。乔·古尔迪研究了今天应如何对待大数据,以及如何通过新的数字技术,掌握她所谓的“黑色档案”(dark archives) 或者隐形档案,政府并不想让我们发现这些档案,直到它们被解密<sup>[29]</sup>,或者在政府不允许的情况下,通过维基泄密 (Wikileaks) 获得。<sup>[30]</sup>比如,英国的老贝利数字计划 (Old Bailey digital project) 就以研究一个小型档案文献为基础,提炼出了“长时段”概念 (long termism),以反对《历史学宣言》重点

批判的短时段概念。<sup>[31]</sup>《历史学宣言》的作者还研究了能够有效开发数字原始资源的新工具和技术。他们利用弗朗哥·莫雷蒂 (Franco Moretti) 的《遥读》(*distant reading*) 提供的文本挖掘能力来面对大数据<sup>[32]</sup>,遥读是一种非常不同于近读 (*close reading*) 的单一原始材料理解方式,而近读刚好导致了史学研究中的短时段范式。<sup>[33]</sup>对材料进行遥读,研究者们就可以回答一些“大问题”。

当我们研究数字历史时,遥读和近读这两种审读文件和资料的方法缺一不可,但对于其中浮现的专业问题,只有少数历史学家掌握了回答它们的工具。甚至只有极少数人能编写新程序——比如古尔迪的纸机 (*Paper Machines*)<sup>[34]</sup>——根据数字分析提供的假设,产生新的分析模式,以及研究数据、同数据互动的新方法。<sup>[35]</sup>

今天,很多历史学家都是“使用数字工具的历史学家”,而非“数字历史学家”或者“数字人文学者”。但是不管单个历史学家或者史学团体,以何种方式同数字转向、数字人文以及数字(公众)史学发生联系,历史学本身(材料和编纂)以及历史记忆,实际上已经被数字化了。虽然数字人文缺乏制度化框架(比如在英国<sup>[36]</sup>),但是积极接受数字技术已经让历史学科获益良多。尽管如此,所谓的数字公众历史,即通过网络对有关往昔和个体的记忆进行公共扩散和广泛传播<sup>[37]</sup>,并非全部由数字公众史学家进行,而且这些历史通常缺乏史学意识,对材料和背景的内容与外延也鲜有批判。比如,现在许多数字档案馆都提供数字化历史图片,这些图片都来自网络,但关于它们的原始来源,并没有任何开放的关联数据。因此,我们在使用和引用这些图片的时候,往往忽略了每张图片背后的信息,这种情况如今大量发生在社交媒体图像档案库,比如 Instagram 或者 Tumblr。这些散落在社交媒体和网站上的图片,原始标题和元数据管理都渺然无踪,当历史研究和公众史学关注它们,并从庞大的图片库中将它们检索出来时,它们也变得没用了。数据管理的缺失让专业历史学家在数字世界中面临重重挑战。<sup>[38]</sup>

## Web 2.0 与众包 (crowdsourcing) <sup>[39]</sup>

因为数字技术, 历史学家的很多活动都发生了改变, 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探讨数字历史对传统历史编纂造成的影响。对集体记忆、个人记忆或者历史书写进行数字叙事, 将改变我们对于时间跨度、古今差异的感受, 弗朗索瓦·哈托格 (François Hartog) 曾用“现时主义”<sup>[40]</sup> (presentism) 这一概念描述这种过程。<sup>[41]</sup> 只有问及公众在历史中的存在状态, 我们才能处理这些重大问题。

当论及数字公众史学实践的时候, 要考虑的事情很多。从过去和历史在社会中的呈现情况来看, 由于任何人都可以将记忆和历史文献上传到网络, 因此网络已经取消了学术研究和“人人先生”的公众历史研究之间的分野。一大群人将自己的回忆以自传体的方式叙述出来, 放在网上交流, 如今这已经成为一项普遍的世界性活动, 比如在社交媒体上“自拍照” (selfies) 的泛滥。2006年,《时代周刊》的一期将“你”(You) 作为年度风云人物登上了封面。随后, 我 (me)、本人 (self)、自己 (I)、我们 (we) 都上了封面, 因为“正是你们(我们) 掌控着信息时代”。<sup>[42]</sup>

2004 年左右, 伴随着全新的 Web 2.0 参与式互联网时代到来, 任何使用网络的人都可以叙述历史。此外, 网上写作也有了新方式, 比如博客, 作者和读者之间不仅可以为丰富、讨论观点而交流, 更可以直接、即时地补充文献材料。也因此, 当对往昔的叙述出现问题时, Web 2.0 所提供的大众参与技术, 可以让读者同历史叙事的作者展开互动。<sup>[43]</sup> 数字公众史学, 就是要通过社交媒体和网络项目, 搭建网络技术和历史学之间的关系。由此让各类公众接触到“高级文化”, 而且最好经由专业公众史学家, 或者通过以某种参与形式进行的权威活动共享, 来过滤“高级文化”, 此外还要让“高级文化”同特定的某一社群或公众正面交锋。<sup>[44]</sup>

随着 Web 2.0 的到来, 历史学和记忆研究不再是学术界的专利: 通过直接和参与式的写作方式, 在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被卷入过去。通过互联网公众参与 (所谓的众包<sup>[45]</sup>), 利用多种参与分工的方式和各领域知识, 任何人都可以闯入知识社区, 因此任何有机会、有基本技术知识和足够历史知识的人, 都可

以对数字内容进行整合管理。此外, 按照 Web 3.0 的含义, 互联网将培育出充满活力和可共享的公众历史, 人人都能参与互动, 历史不再仅仅是专业历史学家的工作, 后者也经常将他们的传统研究成果公开在网上, 不过总是以 PDF 这样的封闭格式发表。比如, 19 世纪纽约饭店的菜单, 可以直接进入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数据库<sup>[46]</sup>; 再如, 由于欧洲数字图书馆 (Europeana) 1914—1918 众包项目, 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一次大战纪念活动, 可以成为一种收集个人和家族文献与记忆的普遍方式, 而这些东西在此之前从未公开。<sup>[47]</sup>

我们正在经历参与式互联网时代, 而这些众包的形式——比如对重要数字资源的集体管理与收集<sup>[48]</sup>——组成了数字公众史学的明确互动活动。梅丽莎·特拉斯 (Melissa Terras) 曾推动“边沁手稿”项目 (*Transcribe Bentham*), 这是首批网上众包项目之一, 现在也被视为人文学科中公众互动的典型案例, 她对“众包”的定义是: 一种集体工作, 需要一个专业核心以评估每项贡献。<sup>[49]</sup> 数字人文的多个领域和主题下, 广泛存在着完成公众史学项目所需的公众知识和集体劳动, 并伴随着强烈公众兴趣和参与活动。

另一方面, 像美国的马克·吐温档案馆<sup>[50]</sup>, 艾德加·爱伦·坡档案馆<sup>[51]</sup> 和赫尔曼·梅尔维尔 (Herman Melville) 图书馆<sup>[52]</sup>, 瑞士的“卢梭在线” (*Rousseau on line*)<sup>[53]</sup>, 由互联网专家参与发展的孟德斯鸠词典 (*Dictionnaire Montesquieu*)<sup>[54]</sup>, 以及最近的一战网络数字百科全书<sup>[55]</sup>, 都是从编辑委员会获得技术和专业支持来整理历史资料, 并没有利用任何我们前面提到的外部支持和众包程序, 而这些才是 Web 2.0 上数字公众史学实践的典型。这些都是专业数字史学计划, 而非数字公众史学计划, 要么因为设计它们的方式, 要么因为其目标受众, 而且公众也并不是这些项目的直接推动者。有时, 数字公众历史要求公众补充自己的故事和文件来完善网站内容。比如美国的“墨西哥短期劳工历史档案馆项目” (*Bracero History Archive Project*) 就是如此, 该项目“收集并公开有关墨西哥短期劳工计划的口述史和物品, 由一位外来劳工发起, 时间跨度 1942—1964”, 项目吸引了百万计墨西哥农业劳工。“墨西哥短期劳工历史档案馆”现在仍继续收集有关这项劳工计划的故事, 每个人都能对它有所贡献。<sup>[56]</sup> 不久前, 丹妮丝·梅林戈洛 (Denise Meringolo) 的“2015 巴尔的摩暴动档案馆项目” (*Baltimore Uprising 2015 Archive Project*), 就面向当地民众, 请人们帮助

区别哪些材料是对弗雷迪·格雷事件暴动 (Freddie Gray uprising) 的解释,而哪些是记录:“……历史经常被官方说辞塑造……2015年4月19日弗雷迪·格雷死后,发生了一系列抗议活动,因此‘保存巴尔的摩暴动’就是一座数字博物馆,我们争取保留并公开社区成员、草根团体和抗议目击者捕捉、创造的原始材料。”<sup>[57]</sup>这样的数字公众史学计划也事关政治斗争和捍卫公民权。这项计划收集到了各种素材,从文字记叙到照片、视频、口述录音、音像制品 (produced recordings) 和邮件。这是优秀公众史学家们的一项专业贡献,他们也是美国公民社会运动的一分子,推特为这些社会运动冠之以“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的标签。

如前所述,数字公众史学很大程度上就是集体创造的虚拟数字档案馆。开放的公众历史文化项目吸引着很多有好奇心的人,他们将网络视为鼓励新兴集体合作的空间,让每个人都能贡献自己的知识。如果没有互动式的 Web 2.0 和公众直接参与,一个像边沁那样的著名作家就算有公众帮助,也不可能管理全部文献,而且公众如果不参与,便只能在文化项目的发展中保持沉默。只有掌握了技术、知识和文献的公众积极现身,并且最重要的是,要有能将数字公众历史项目同公众联系起来、容易上手的技术,个人档案才能补充进多媒体档案馆,比如“保存巴尔的摩暴动”、15年前的“9·11”(这个虚拟数字公众档案馆今天完全由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监管)<sup>[58]</sup>、“平行档案馆”<sup>[59]</sup>(针对1989年以前的东欧政治),还有不久前欧洲数字图书馆的“大收集”(Grande Collecte)(2013年11月,在纪念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之机推出,旨在数字化各种资料 and 第一人称叙述)。

2007年,Flickr上的“诺曼底照片”计划(Photos Normandie),是有关1944年6月6日登陆日和诺曼底战争的照片档案馆,也是首批考虑通过 Web 2.0 技术动用公众知识的尝试活动之一。“诺曼底照片”并不像前文提到的“9·11”计划那样,通过众包活动向某个虚拟档案馆提供个人文件,而是捕捉那些陌生且特殊的读者脑中未曾公开的知识,这些读者不仅对登陆日有兴趣,而且认识这些在1944年夏天拍摄于诺曼底的照片上的地方。作为一项数字公众史学计划,“诺曼底照片”寻找对图片的注释,并建议要丰富及(或)改变现存有关登陆和诺曼底战争的3000多张照片的文字说明,使之可以再次被当

作原始材料而保存下来。<sup>[60]</sup>为图片添加新描述性数据的专家和项目管理者,都有权进行活动,这便是这些知识中的公众历史意味。由于本土专家的专业配合,Flickr档案馆已经发现,公众对于确认和管理照片出乎意料的严格。

尽管如此,对于专业史学家而言,一段历史变成公共的,确实造成了危险。因为这些掌握批判性历史学方法和历史知识的专业学者,无法掌控这场数字转向。而另一方面,庞大的已知数字文件选编并没有为“高级专业研究”带来任何创造性价值,却萎缩了启发式研究的复杂性。结果,就像彼得·拉格鲁(Peter Lagrou)评论的那样,某些主题可用的数字化通道和大数据,能够确定进行何种档案研究,因此,也能够确定选择何种研究主题:任何人都不再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进行长期研究并待在档案馆里。<sup>[61]</sup>此外,由于职业历史学家并不彻底了解网络,这将导致一个令人不快的结果——降低了整理网上个人历史话语的专业能力。因此,我们将陷入一些历史叙事形式的包围之中,这些形式既没有必要的批判视野,也缺乏历史学家所能提供的专业过滤,无法确认公众在网上的历史叙事和记忆是否靠得住。

由家藏素材和原始资料组成、并由网络资源补充的家族记忆,很容易就能在网络共享。因此新“谱系学家”——最重要的线上活动家之一<sup>[62]</sup>——可以在不提供叙述文本、没有必要历史编纂深度的情况下,书写他们自己的历史文本。个人经历在网上不再是某种遥远的、历史般的存在,而是变成当下的情感体验,填平了时间的鸿沟。

为了确保公正地对待过去,搜集文献,选择、调停社区和不同的公众,将他们一起带到网上,以及通过数字技术提供的资源,监管各种新的历史知识,新一代的历史学家们,即我们所谓的数字公众历史学家,必须将自己变成专业的仲裁者,为收集文献、用批判性眼光管理新的虚拟档案馆(即没有实体,且由于个人贡献和众包程序上载到互联网)设计专业框架。

数字公众历史学家将同“参与众包”的公众分享他们的权威,而迈克尔·弗里西(Michael Frisch)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构想出,通过这种方式用最好的口述史实践收集记忆。<sup>[63]</sup>

## 协调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

1998年,就在互联网诞生5年以后,也是互联网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的大学中传播(1996年)之后的几个月,美国历史学家罗伊·罗森茨威格和戴维·西伦(David Thelen)就提问:往昔在美国社会如何存在。<sup>[64]</sup>他们研究中最重要、最闪光的发现,直到今天仍有助于我们理解的历史学交流模式以及网络(不仅网上)历史资源。他们指出,美国民众明显更偏爱没有中间人的历史作品,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更欣赏没有专业历史学家居中解释的历史。通过在多国展开的有关往昔的公开展示情况和历史学存在形式的研究<sup>[65]</sup>,我们发现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公众,都更愿意从公众历史文化机构,比如博物馆和历史公园,来发现自身的历史<sup>[66]</sup>,更喜欢通过直接体验历史痕迹,而非专业史学家的解释,来理解过去。

在本土社区中,现在人们也可以在网上“直”面过去,因为Web 2.0网站上的数字公众史学活动帮助人们直接面对历史学及其资源。普通民众不仅可以通过公众历史学家的解释,也可以通过直接的网络互动,理解博物馆、展览和实体记忆场所展示的东西。<sup>[67]</sup>罗森茨威格和西伦曾分析过,在美国,关于历史学的知识是如何被协调的,他们的分析指明了,在Web 2.0和互动数字平台的影响下,将发生什么情况。他们的研究发现令人震惊:公众更愿意自己现身讲述“自己”的历史<sup>[68]</sup>,而且,人们一般更喜欢通过家谱研究自己的家族史,极少通观“全局”(bigpicture)。<sup>[69]</sup>早在1998年,罗森茨威格和西伦就察觉到,尽管民众渴望通过数字技术参与建构集体记忆和历史话语,即以个人和社区经验为中心、未经解释的历史,渴望将本土投射到全球,但网络那令人自我陶醉的力量更为巨大。<sup>[70]</sup>

罗森茨威格后来曾反思这一事实:由于网络,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历史学家<sup>[71]</sup>,肯定是上述研究才让他有了这种反思。任何人都可以将自己对过去的看法上传到网络,这种假设已经被一项意大利研究所证实,这项研究监控2001—2003年间意大利历史网。<sup>[72]</sup>

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他的系列著作《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

出版后,曾有过一些反思,其中提到在法国也有上述类似的现象。尽管法国的讨论并没有提到“公众史学家”的中介解释作用,但诺拉还是敦促历史学家进入这一领域,同公众交流,并且转换角色,成为集体记忆的传递者。选择让哪些记忆进入当下,或是决定如何管理这些记忆,并不是他们的职责。在场的公众和集体意识,才决定着记忆之场的选择,决定着史学家的责任正是深入这些记忆之场,并将其放置在历史背景之中<sup>[73]</sup>。“历史学家对法国记忆的影响在于重新赋予这些记忆生命,让它们远离死亡。换言之,让今天的记忆更具价值,让今天的人为未来而真正拥有这些记忆。”<sup>[74]</sup>我们正面临现代历史学(法语叫作*l'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的第一次危机,这次危机主要是关于各类庆典与民族记忆。<sup>[75]</sup>

无论如何,数字公众史学被视为表现历史的新形式,与公众一同创造面向公众的数字化叙事,但它尚未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以相同的方式广泛传播。<sup>[76]</sup>公众史学家的专业责任,就是协调网络上一般公众对往昔和记忆进行的各种工作。<sup>[77]</sup>相比皮埃尔·诺拉,罗伊·罗森茨威格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同网络打交道,并因此开辟了数字公众史学领域。作为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新媒体中心主任,他去世得太早,而他为之努力的公众史学家的专业协调作用,已经被引入数字公众史学。由此,同大众文化史的互动、强调其要求<sup>[78]</sup>,书写“致用”的史学篇章,促进展现历史的各个方面,以及历史学的公众使用,便都成为可能。<sup>[79]</sup>诺拉的观点与此不同,因为他仍然不认为,网络在推进实体记忆场所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也不相信网络本身就承载着那些需要解释的虚拟记忆场所。<sup>[80]</sup>我们应该注意,公众历史学家专业在法国并不知名;比如,现代历史学家亨利·鲁索(Henry Rousso)曾说,他并不打算在专业上成为“公众历史学家”(historien public,皮埃尔·诺拉的用词),还将“应用史学”(applied history)视作“神迹创作者”。<sup>[81]</sup>但是,确切地说,“公众历史学家”就是专业角色,诺拉和鲁索甚至自己也认为,这种角色将继续延伸,成为工作在公众媒体领域的传统历史学家,也是拥有优秀沟通能技巧的历史学家。

流传于网络的“历史”和记忆,有些是任由个人叙述和解释的,便于生产缺乏批判、去除背景的个人与集体记忆再生品,也就是每个人的“盲”区

(“blind” horizon)。这种抽象的本土主义无法从整体上解读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也没有将这些记忆和历史安插进诺拉所倡导的大背景之中。

处于历史学和记忆之间纽带上的历史学家，比如菲利普·茹塔尔 (Philippe Joutard)，他的看法更为激烈，认为网络上叙述历史的自发方式只不过是简单的记忆方式，同历史学的认识论没什么关系。<sup>[82]</sup> 茹塔尔<sup>[83]</sup>并没有提及网络化的记忆媒介的重要性，因此也不承认数字公众史学家在指出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中历史意识缺失方面，所扮演的专家角色。彼得·拉格鲁曾公开批评这种仍在主流文化霸权面前自鸣得意的历史学家形象。他认为，专业历史学家放弃了他们在政治上的重大社会角色，反而为了满足权力的偶然文化需要，或古老的民族信仰而堕落，为全球化研究而分散精力。<sup>[84]</sup>

公众历史学家必须同网上对往昔的公共展示处理好关系，尽管这些都是虚拟空间中以第一人称对往昔进行的叙述。这些叙述冷酷地展现了私人记忆和被珍藏的集体记忆，对此，数字公众史学要能批判性地面对和解释，因此创造数字公众史学确实是公众史学家才能承担的专业角色。教育者和公众史学家都有批判性解释虚假“客观化叙述”的责任：这些虚假叙述和具有严重潜在危害的叙述，促使某种集体记忆替代“官方”历史，并发明新的“民族神话”。我们可以在 *Metapedia* 上看到这样的例子，它是对维基百科的拙劣模仿，充斥着民主主义、种族主义和修正主义叙事，目的是通过修复它所谓的“真实”过去和“失落的”集体民族记忆，塑造欧洲学术“语言”。<sup>[85]</sup>

2001年到2003年，展开了一项针对意大利网络及其历史内容的分析。该研究的目的是调查那些企图传播修正主义历史，否认大屠杀，或者其他被虚构的集体记忆的行为。<sup>[86]</sup> 当时，替代学院历史学的网络历史叙事已经流传甚广。现在人们流行讨论自我、创作新材料，比如口述和日记<sup>[87]</sup>，这些现象已经不仅仅是全球社交媒体推动的数字化自我表现欲。个人热衷于在网上展现个人历史，这恰好响应了全球化社会要求将个人的、家庭的、集体的和社区的记忆同一个本地的、区域的民族历史相联系的深层需要。<sup>[88]</sup>

口述史采访包括一组同研究主题相关的个人陈述，它具有连贯性，由采访者建立的结构也很清晰，而网上的记忆却时常孤立存在、零零碎碎、缺乏主题导向。历史学家的批判能力和解释能力并没有对这些记忆有所帮助。<sup>[89]</sup>

与这些新的文化媒介形式相关，传媒学者若泽·凡·蒂克 (José van Dijck) 观察到，随着作者本身同她的私人文件、私人记忆之间关系的改变，数字技术如何从一开始就涉入了我们的私人记忆。事实上，数字程序让她感到必须将自身的历史记录分类、编目、筛选、纳入背景，当然，这样做也是为了与他人分享。<sup>[90]</sup> 对于我们个人历史留下的真实痕迹而言，数字化意味着对其进行创造性和互动性关注，这使得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同网络之间能呈现全新的互动方式，为公众史学和公众史学家进行分析和交流的新背景，提供了新的数字资源。

### 国际数字公众历史：本土化、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 (glocal)

数字技术对包含非专业受众的传统活动影响巨大，公众史学从这种影响中受益匪浅。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说，今天的数字史学在没有专业史学家，尤其是缺少数字大众故事的情况下，无数字公众史学家之名，却行数字公众史学家之实，同媒体和通信专家一起研究历史。正是传统上存在于学术实验室的验证形式和语言形式（各种书写模式、媒介的多样性、新数字资源的出现、用于书写历史的新交流程序），诞生了这一领域，但其中数字技术的影响并没有废除本土历史学实践，也没有将其从网上可见的历史学实践中划分出来。公众史学的实践、职业精神、语言和目标受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同网络的关系，并且培养出了与不同受众的新交流形式。为了进一步升华公众史学的任务，向数字时代的转变过程仅合并了其他几个方面：解释特定社群的历史，利用所有能用的媒介传播这种历史和集体记忆。<sup>[91]</sup> 通过传播或者向其他受众开放这些历史和记忆，并提供新工具用来交流和传播有关往昔的某些故事，网络和数字技术在公众史学领域，比在其他学科，更加强了已有的专业活动以及同公众的直接互动。

数字人文知识，数字历史及其潜能，都是其所在的公众历史计划所需的重要训练内容，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尤为如此。<sup>[92]</sup> 今天，数字历史教育活动已经成为重要的教育补充形式，帮助人们管理原始材料或者解释博物馆和展览中的器物，这种教育在数字化帮助下全面发展，但仍需要数字公众历史学家的专业权威。数字转向一开始催生，之后又满足了在全球视野下推动身份认同、本

土文化、集体记忆等迫切的社会需求。如此，数字公众史学也频频培育出全球本土化历史。全球化现象触及本土身份认同，而在传统历史学叙事之下，本土身份认同本来不会进入全球公众视野。正因为有了数字公众历史，以及便于在全球层面推广本土历史的各种的网络与数字工具，公众史学才能在国际高度触及各类公众。

2014年9月，琳达·肖普思(Linda Shopes)在第二届巴西公众史学会议上发表了一篇关键性演讲，她指出，数字历史——加上社会史和目标受众的存在——是如今口述史实践的核心。数字技术将“口头性”(orality)还给了口述史。数字化可以将网上历史同网站计划融为一体，可以通过拓展传统口述史计划在国际上开启公众历史，还能增强在全球范围内公开分享音/视频格式采访素材的能力。这些活动让社群以其自己的语言互动。琳达·肖普思说，更深层次地理解本土文化，不同于从数字历史，甚至从数字人文活动中出现的国际数字公众史学，后者往往过于限制在英语环境。<sup>[93]</sup>

个人、社区和工作小组通过网络创造出了历史/记忆空间，赋予它们与特定社区步调一致的生命，在全球范围进行推广，并且将分散的社区成员同潜在的国际读者联系起来。<sup>[94]</sup>如今，我们用网络填补正在消失的实体社区角色，或者收集流散在时空中的社区记忆和证言。<sup>[95]</sup>实际上，数字技术帮助我们克服了时空樊篱，连接起具有相似观点的受众和公众——他们都支持这种跨国界的、全球的，以及尽管不同却仍具相似性的本土状况之间的对照。<sup>[96]</sup>

公众史学家能够利用数字公众历史的潜能，从这些社区收集记忆和资源。比如，阿隆·孔菲诺(Alon Confino)就尝试重建1948年以前人所未知的巴勒斯坦坦吐洛(Tantura)的历史，即今天的以色列的多珥(Dor)。他研究了地籍地图、航拍照片、1948年5月22—23号以前拍摄的巴勒斯坦人照片。但是来自社交媒体和众包程序的用户生成内容，能够帮助我们发现这个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区的原始文件吗？经由数字公众历史的实践活动，我们便有可能再现1948年的巴勒斯坦记忆。<sup>[97]</sup>

另一方面，数字公众史学的主要优势之一，来源于它可以利用适用于不同本土社区的相似方式，将本土历史经验作为全球经验进行交流、描述、解释和展示。数字公众史学的方法论目的在于：本土历史，是具有广泛吸引力的亲密

维度，可以成为反思全球化进程和在全球范围对比本土状态的一部分。

通过对比在公众和全球视野下的本土事件，数字公众史学可以促进精练某些世界史的普遍概念，比如种族灭绝、反人类罪，甚至是独裁。<sup>[98]</sup>本土经验和记忆可以迁移进全球范围内的其他社区。在通过数字公众史学在全球高度的新实践，创造新的解释和叙事空间的过程中，全球本土化——脱胎于全球化的新词汇<sup>[99]</sup>——澄清了国际公众史学的时空范围。

的确，数字公众史学可以打破历史解释中的时空和本土/全球樊篱，可以从世界各地提炼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斯里兰卡母亲们的证言”就是如此<sup>[100]</sup>，她们在社交网络和数字口述史学档案馆的出版物的帮助下，已经获得了国际影响力。这项数字计划催生了2014年多伦多的一场展览，参观者们可以在展览上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观点被公布在网站的虚拟平台上，突出了斯里兰卡项目所具有的普遍价值。<sup>[101]</sup>我们也可以想象，亚德·韦谢姆(Yad Vashem)网站是如何再次将大屠杀的受害者及其记忆，同他们的亲属现在仍居住的地方联系起来。<sup>[102]</sup>

围绕着互联网首次大型数字公众史学计划——“9·11”数字档案馆，美国的民族共同体汇聚一处。该数字档案馆将所有人的证词开放，提供超出其解释范畴以外的事件的记忆、历史和资源。更进一步说——从数字档案馆的意义上来看，更具创新性——“9·11”网站通过在全世界公众共享的全球化经验范围内，推广本土经验，反映了在国际层面上，人们如何或直接或间接或滞后地生动体验了撞击双子大厦的行为。<sup>[103]</sup>“9·11”国家纪念馆与博物馆<sup>[104]</sup>是一座收藏恐怖袭击记忆的博物馆，它通过支持在社交媒体上的游览，推进互动，并且欢迎其他证言经由社交媒体为这所网络博物馆增添资源，这些行为有利于教育和研究，并赋予网站内容以世界性意义。我们有望通过各种语言阅读网站上的内容，这本身就标志着它已经获得全球性关注，而美国的其他博物馆网站，以及只能向访问者提供英语的国度的数字历史巡展，就很少获得这样的关注。一项多语言苹果应用完成了这些叙述<sup>[105]</sup>，包括对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下曼哈顿的事件的各种评论，以及在实地游览充分放大访问者感受的互动模式。<sup>[106]</sup>

有些智能手机的数字应用，本来是为了通过参观者在城市中的地理定位(geolocalization)，来提供虚拟数字历史旅行，现在这些应用的使用量持续增

长。<sup>[107]</sup> 通过全球层面的普遍历史，重组分散或缩小的流散社区，或者通过数字技术重建记忆路径，以此丰富存在于任何层面、类似历史博物馆的事物中的公众史学经验。这样一来，就能促使实地展览或旅行融入并出现在某种数字环境中。有了数字交流技术的协助，这些将会拓宽现实和知识的传递范围，共同参与的记忆，以及关于器物 and 实际位置的解释性历史叙述。<sup>[108]</sup>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传播了往昔及其相应公众的互动。苏珊·霍纳 (Susan Horner) 是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青年女子，她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感兴趣，曾于 1861—1862 年在佛罗伦萨旅行了 8 个月，这期间她所写的日记被保存在英国学院的城市档案馆里 (British Institute's archive of the city)，现在这部日记在全世界的智能手机上都能看到，这都归功于一款应用，它透过苏珊·霍纳的眼睛，向我们展示了佛罗伦萨城的文化旅行，让我们身临其境地体验她的情绪和兴趣。<sup>[109]</sup> 在这款应用上，我们分明目睹往昔被带进了当下。

现在由社交媒体和手机应用支持的各种开放途径 (通过数字技术免费获得知识)，可以让公众共享全球历史，并在当下将其重演。我们从未如此容易而广泛地接触全球各种读者，分享历史经验。像维基百科那样的免费开放百科全书，以及之后通过维基媒体 (Wikimedia) 进行的全球共享的全格式文件收藏，在 2001 年就开始启动一个参与式程序的各种可能性，并由此打造数字公众历史。今天，伴随着多媒体旅行，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已经扩展到了互联网上，而公众历史学家在其中提供的专业权威，明显丰富了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同专业权威进行互动，以及吸纳公众直接参与活动的经验。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数字公众史学实践能让加拿大公众感动于斯里兰卡母亲们的证言和照片；同时，斯里兰卡公众在内战数十年之后，也能通过数字公众历史计划，比如“她的故事” (Herstories)<sup>[110]</sup>，理解加拿大对他们历史的兴趣 (“她的故事”是一个网站，将一段长期内战历史变换成人类历史上全球本土化的一个片段，并向全球推广)。

## 注 释

[1] Frederic CLAVERT and Serge NOIRET (eds.), *L'histoire contemporaine à l'ère numérique*

- Contemporary History in the Digital Age*, Brussels: Peter Lang, 2013.
- [2] Andreas Fickers: "Towards a New Digital Historicism? Doing History in the Age of Abundance" in Andreas Fickers and Sonja De Leeuw (eds.), *Making Sense of Digital Sources (Journal of European History and Culture*, vol. 1, no. 1, 2012, pp. 12-18;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journal.euscreen.eu/index.php/view/article/view/jethc004/4>).
- [3] François Hartog, *Regimes of historicity: presentism and experiences of tim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 [4] Philippe Joutard. "Révolution numérique et rapport au passé" in Pierre Nora (ed.), *La culture du passé (Le Débat*, no. 177, Paris, November-December 2013, pp. 145-152).
- [5] Michel Wieviorka. *L'impératif numérique*. Paris: Éditions CNRS, 2013.
- [6] Anthony Grafton, *The Future of History Books*, minutes 3.28' to 4.26', (online), <http://youtu.be/FCGm2mGz9p0>).
- [7] Serge Noiret. "La digital history: histoire et mémoire à la portée de tous" in Pierre Mounier (ed.), *Read/Write Book 2. Une introduction aux humanités numériques*. Marseilles: Open Edition Press, 2012, pp. 151-177 (<http://press.openedition.org/258>).
- [8] Car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37, no. 2, January 1932, pp. 221-236, here p. 235, <http://www.jstor.org/stable/1838208>.
- [9] Rolando Minuti: *Internet et le métier d'historien: réflexions sur les incertitudes d'une mutation*, Paris: PUF, 2002.
- [10] Daniel J. Cohen and Roy Rosenzweig, *Digital History: a guide to gathering, preserving, and presenting the past on the Web*,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Clío Wired, *The future of the past in the digital 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 [11] Analet Pons: *El desorden digital: guiparahistoriadores y humanistas*. Madrid: Siglo XXI, 2013.
- [12] Jorge Luis Borges. "La biblioteca de Babel" in *Ficciones*, Madrid: Alianza, 1971, pp. 89-100.
- [13] Mehadi Doueihi: "Quelles Humanités Numériques?" , in *Des Chiffres et des Lettres, special issue of Critique*, August-September 2015, n.819-820, pp.704-711; Milad Doueihi: *Digital cultur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our un humanisme numériqu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11 ; *Qu'est ce que le numériq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3.
- [14] Daniel J. Cohen and Roy Rosenzweig. *Digital History: a guide to gathering, preserving, and presenting the past on the Web*, p. 3.
- [15] Toni Weller, *History in the Digital Age*, London: Routledge, 2012, p. 2.
- [16] 这种对于新技术影响力的谨慎态度，也反映在意大利期刊 *Diacronie* (Elisa Grandi, Deborah Paci y Émilien Ruiz, *Digital History. La storianell'eradell'accesso* (issue of *Diacronie. Studi di Storia Contemporanea*, no. 10, 2012); 类似的谨慎态度还出现在历史学期刊 *BMGN* 上一期专刊的一篇文章中 (Gerben Zaagsma, "On Digital History" *BMGN - Low Countries Historical Review*, vol. 128-4, December 2013). 同时，大卫·斯特利 (David J. Staley) 还指出，可以将计算机当作一种工具，补充已经占据历史学科数个世纪的书写方式，以此实现历史的可视化。(David J. Staley, *Computers, Visualization, and History: How New Technology Will Transform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ast*, Armonk: M. E. Sharpe, 2013, 2nd ed.).
- [17] J. Rutner and R. C. Schonfeld, Supporting the Changing Research Practices of Historians: Final Report from Ithaka S + R, December 10, 2012, <http://www.sr.ithaka.org/news/understanding-historians-today-%E2%80%94-new-ithaka-sr-report>.
- [18] Susan Schreibman, Ray Siemens and John Unsworth (eds.), *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Oxford: Blackwell, 2004 (2007 年以来，首个网上免费手册，网址：<http://www.digitalhumanities>).

- org/companion/); 新版本: Susan Schreibman, Ray Siemens and John Unsworth (eds.), *A new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6. Clare Warwick. *Digital Humanities in Practice.* London: Facet Publishing, 2012; M. K. Gold: *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2; Melissa Terras, Julianne Nyhan, Edward Vanhoutte(eds.), *Defining Digital Humanities: A Reader, Farnham: Ashgate,* 2013; Susan Schreibman (ed.): *A new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6.
- [19] Enrico Natale, Christiane Sibille, Nicolas Chacherau, Patrick Kammerer, Manuel Hiestand (eds./Hrsg.): *La visualisation des données en histoire - Visualisierung von daten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Zürich: Chronos, 2015.
- [20] RRCHNM: *20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http://chnm.gmu.edu/20th/>.
- [21] Daniel J. Cohen and Roy Rosenzweig, *Digital History: a guide to gathering, preserving, and presenting the past on the Web; Clio Wired, The future of the past in the digital age.*
- [22] Stephen Roberts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igital History and Digital Humanities. <http://drstephenrobertson.com/blog-post/the-differences-between-digital-history-and-digital-humanities/>, May 23, 2014.
- [23] Sharon M. Leon, *User-Centered Digital History,* <http://digitalpublichistory.org/>.
- [24] *Histories of the National Mall,* <http://mallhistory.org/>.
- [25] Patrick Manning, *Big data in histor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 [26] 不幸已故的彼得·哈伯 (Peter Haber) 曾使用“数据驱动的历史”(data driven history) 这一概念, 定义新的数字历史学世界 (Peter Haber, *Digital past: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digitalen Zeitalter,* Munich: Oldenbourg Verlag, 2011).
- [27] Viktor Mayer-Schönberger and Kenneth Cukier, *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也可参见: Danah Boyd and Kate Crawford, “Critical Questions for Big Data” i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vol. 15, no. 5, 2012, pp. 662-679; 以及 Kate Crawford, “Think Again: Big Data. Why the rise of machines isn’t all it’s cracked up to be” in *Foreign Policy,* May 10, 2013( 可见于: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3/05/09/think\\_again\\_big\\_data#sthash.7vCEuA2r.dpuf](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3/05/09/think_again_big_data#sthash.7vCEuA2r.dpuf)). 最后, 历史学数字化的例子可以在约里斯·凡·埃纳滕 (Joris Van Eijnatten)、图瓦纳·彼得斯 (Toine Pieters) 和亚普·威尔霍伊 (Jaap Verheul) 的文章中找到 Joris Van Eijnatten, Toine Pieters and Jaap Verheul, “Big Data for Global History: The Transformative Promise of Digital Humanities” in *BMGN - Low Countries Historical Review,* vol. 128-4, 2013, pp. 55-77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bmgn-lchr.nl/index.php/bmgn/article/view/URN%3ANBN%3ANL%3AUI%3A10-1-110023>).
- [28] Joe Guldi and David Armitage, *The History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historymanifesto.cambridge.org/files/9814/2788/1923/historymanifesto\\_5Feb2015.pdf](http://historymanifesto.cambridge.org/files/9814/2788/1923/historymanifesto_5Feb2015.pdf). 从(数字)公众史学的角度对这篇宣言进行的批判性评论, 参见: Serge Noiret, Ramses Delafontaine, Quentin Verreycken, Eric Arnesen, “*The History Manifesto*”: a discussion, introduction by Serge Noiret, with contributions by Ramses Delafontaine (editor), Quentin Verreycken, Eric Arnesen, in *Memoria e Ricerca,* 1/2016, pp. 97-126, doi: 10.14647/83225.
- [29] *Manifesto,* cit., p. 100, [historymanifesto.cambridge.org/files/9814/2788/1923/historymanifesto\\_5Feb2015.pdf](http://historymanifesto.cambridge.org/files/9814/2788/1923/historymanifesto_5Feb2015.pdf).
- [30] Ivi, p. 101. [wikileaks.org/index.en.html](http://wikileaks.org/index.en.html)
- [31] The Proceedings of the Old Bailey, London’s central criminal court, 1674—1913, [www.oldbaileyonline.org](http://www.oldbaileyonline.org). The project is quoted in *The History Manifesto,* cit., p. 94, [historymanifesto.cambridge.org/files/9814/2788/1923/historymanifesto\\_5Feb2015.pdf](http://historymanifesto.cambridge.org/files/9814/2788/1923/historymanifesto_5Feb2015.pdf).

- [cambridge.org/files/9814/2788/1923/historymanifesto\\_5Feb2015.pdf](http://historymanifesto.cambridge.org/files/9814/2788/1923/historymanifesto_5Feb2015.pdf).
- [32] Franco Moretti, *Distantreading,* London: Verso, 2013.
- [33] “The academic discipline is invaluable in detecting and debunking myths about the past and future, say Jo Guldi and David Armitage”, in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features/history-the-key-to-decoding-big-data/2016026.article](http://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features/history-the-key-to-decoding-big-data/2016026.article).
- [34] 软件 Paper Machines, [lasa.international.pitt.edu/forum/files/vol44-issue1/OntheProfession2.pdf](http://lasa.international.pitt.edu/forum/files/vol44-issue1/OntheProfession2.pdf) 已经有人评论过了, 见 *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 [journalofdigitalhumanities.org/2-1/review-papermachines-by-adam-crymble/](http://journalofdigitalhumanities.org/2-1/review-papermachines-by-adam-crymble/). 这项插件完善了文献管理软件 Zotero, [www.zotero.org](http://www.zotero.org); 参见: *Manifesto,* cit., pp.90-91, [historymanifesto.cambridge.org/files/9814/2788/1923/historymanifesto\\_5Feb2015.pdf](http://historymanifesto.cambridge.org/files/9814/2788/1923/historymanifesto_5Feb2015.pdf). “学者们可以用纸机积累有关某些观念、个体及专业团体所产生影响的长时段模式假设”, *The History Manifesto,* cit., p. 91. 古尔迪将纸机用于研究 20 世纪以来的全球土地改革文集, 参见 Jo Guldi, [www.joguldi.com/vita](http://www.joguldi.com/vita).
- [35] Daniel J. Cohen, Max Frisch, Patrick Gallagher, Steven Mintz, Kirsten Sword, Amy Murrell Taylor, William G. Thomas III and William J. Turkel, “Interchange: The Promise of Digital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no. 2, 2008, pp. 452-491, <http://www.historycooperative.org/journals/jah/95.2/interchange.html>.
- [36] Melissa Terras, Julianne Nyhan and Edward Vanhoutte (eds.), op. cit. 在一篇关于“盎格鲁-撒克逊”数字人文的文化统一性的批判文章中, 对于欧洲和其他地方数字人文的存在情况呈现了另一番定义和描述, 参见 Marin Dacosand Pierre Mounier, *Humanités numériques. État des lieux et positionnement de la recherche française dans le contexte international.* Marseilles: Open Éditions/Institut Français, 2014, pp. 29-36, [http://issuu.com/institut\\_francais/docs/if\\_humanites-numeriques/1?e=10421545/7080989](http://issuu.com/institut_francais/docs/if_humanites-numeriques/1?e=10421545/7080989).
- [37] 关于数字公众史学, 参见 Michael J. Galgano, J. Chris Arndt and Raymond M. Hyser, *Doing History: Research and Writing in the Digital Age,* Boston: Wadsworth/Cengage Learning, 2013, 2nd edition; Cauvin Thomas, *Public History: A Textbook of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16, pp. 174-187; Serge Noiret and Mark Tebeau, *Handbook of Digital Public History,* Munich: De Gruyter, 2017.
- [38] 但是当然, 围绕这些大量可用的互联网照片, 还有其他背景。数字史学家应该利用另一种文献外证法, 比如我曾经对 2002 年第二次巴勒斯坦抗暴行动的暴力图片采取的做法, 这些图片及其各种语言的说明文字, 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 见 Serge Noiret, “Visioni della brutalità nelle fotografie di rete”, in Sauro Lusini (a cura di) *La cultura fotografica in Italia oggi. A 20 anni dalla fondazione di AFT. Rivista di Storia e Fotografia.*, Prato, Archivio Fotografico Toscano-Comune di Prato, 2007, pp.88-106, available in Cadmus, EUI’s Research Repository, <http://cadmus.eui.eu/handle/1814/6724>.
- [39] 译者注: 众包 (crowdsourcing) : 是指从一广泛群体, 特别是在线社区, 通过集合兼职工作和志愿者的零散贡献, 最终完成一个大型项目。
- [40] 译者注: 现时主义 (presentism) 从历史学角度, 是指从当前的观点和视角, 对历史进行描述和解释。
- [41] François Hartog, *Regimes of historicity: presentism and experiences of time,* trans. Saskia Brow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 [42] Time, December 25, 2006 – January 1, 2007, Vol.168, n.26, <http://content.time.com/time/covers/0,16641,20061225,00.html>.
- [43] Roy Rosenzweig and Daniel J. Cohen, “Collecting History Online” in *Clio Wired, The future of the past in the digital age,* op. cit., pp. 124-151.
- [44] Serge Noiret, “Internationalizing Public History” in *Public History Weekly,* ed. 2 (2014) 34, published

- in DOI ( 可见于 : [dx.doi.org/10.1515/phw-2014-2647](http://dx.doi.org/10.1515/phw-2014-2647)).
- [45] Crowdsourcing, in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rowdsourcing>.
- [46] What's on the Menu? ( 可见于 : <http://menus.nysl.org/>) 参见 : Michael Lascarides and Ben Vershbow, "What's on the Menu? Crowdsourcing at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in Mia Ridge (ed.), *Crowdsourcing our cultural heritage*, op. cit., pp. 113-138.
- [47] "La Grande Collecte" , in *Mission Centenaire*, 14-18, <http://centenaire.org/fr/la-grande-collecte>. 法国在 2013—2014 年组织的这项宏大众包活动, 丰富了欧洲数字图书馆的项目“纪念一次大战: 欧洲数字图书馆, 1914—1918” ,<http://www.europeana1914-1918.eu/en>.
- [48] 对于“虚拟档案馆”更加深入的定义, 可参见 Roy Rosenzweig, "The Road to Xanadu. Public and Private Pathways on the History Web" in *Digital History: a guide to gathering, preserving, and presenting the past on the Web; Clio Wired. The future of the past in the digital age*, op. cit., pp. 203-235 ( 可见于 : <http://chnm.gmu.edu/essays-on-history-new-media/essays/?essayid=9>).
- [49] A "community based onlin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 : Melissa Terras, "Crowdsourcing Manuscript Material", Melissa Terras' Blog, March 2, 2010( 可见于 : <http://melissaterras.blogspot.it/2010/03/crowdsourcing-manuscript-material.html>); Transcribe Bentham, A participatory initiative ( 可见于 : <http://blogs.ucl.ac.uk/transcribe-bentham/>). 以及 : Tim Causer and Melissa Terras, "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 Many hands together make merry work" : Transcribe Bentham and Crowdsourcing Manuscript Collections. " in Mia Ridge (ed.). *Crowdsourcing our cultural heritage*. Farnham: Ashgate, 2014, pp. 57-88.
- [50] Mark Twain Project Online ( 可见于 : <http://www.marktwainproject.org/>).
- [51] E. A. Poe Society of Baltimore ( 可见于 : <http://www.eapoe.org/>).
- [52] Melville's Marginalia Online ( 可见于 : <http://melvillemarginalia.org/>).
- [53] Rousseauonline( 可见于 : <http://www.rousseauonline.ch/about.php>).
- [54] Le dictionnaire Montesquieu ( 可见于 : <http://dictionnaire-montesquieu.ens-lyon.fr/fr/accueil/>).
- [55] 1914—1918-onlin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First World War, <http://www.1914-1918-online.net/>.
- [56] The Bracero History Archive, <http://braceroarchive.org/contribution>.
- [57] Preserve the Baltimore Uprising Archive, <http://www.baltimoreuprising2015.org>.
- [58] September 11 Digital Archive, <http://911digitalarchive.org>.
- [59] Parallel Archive, <http://www.parallelarchive.org>. 参见 : Éva Deák, "Study, Store and Share Unpublished Primary Sources. The example of the Parallel Archive" , in Frédéric Clavert and Serge Noiret (eds.), op. cit., pp. 83-94.
- [60] Patrick Peccatte and Michel Le Querrec, PhotosNormandie ( 可见于 : <http://www.flickr.com/people/photosnormandie/>). 也可参见 Patrick Peccatte, "Une plate-forme collaborative pour la redocumentarisation d'un fonds photographique historique" in Frédéric Clavert and Serge Noiret (eds.), op.cit., pp. 139-152 以及 Patrick Peccatte, "PhotosNormandie five years - a balance shaped FAQ" , Déjà vu. Carnet de recherche visuel, <http://culturevisuelle.org/dejavu/1097>.
- [61] Pieter Lagrou, "De l'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 à l'histoire des autres. Comment une discipline critique devient complaisante." , *Vingtième Siècle*, n. 118, 2013, pp. 101-119.
- [62] Jerome de Groot: *Consuming history: historians and heritage in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2nd edition), pp.71-86, 及其另一部作品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Public History Plenary Address: On Genealogy" , *The Public Historian*, 37(3), pp.102-127, DOI:10.1525/tph.2015.37.3.102 .
- [63] Michael Frisch: *A shared authority: essays on the craft and meaning of oral and public history*,

- Alba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另可参见: Lori Byrd Phillips: "The role of open authority in a collaborative web" , in Mia Ridge (ed.): *Crowdsourcing our cultural heritage*, cit.
- [64] Roy Rosenzweig and David Thelen: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Popular Uses of History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 [65] Paul Ashton and Paula Hamilton: *History at the Crossroad: Australians and the Past*, Ultimo, Nueva Gales del Sur: Halstead Press, 2010. See in particular: Jocelyn Létourneau. *Canadians and Their Past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3; 这本著作处理了一项多年研究项目的结果, 该项目评估历史学在加拿大人身份认同上的重要意义, 以及加拿大人看待过去的方式。
- [66] Denise D.Meringolo, *Museums, Monuments, and National Parks: Toward a New Genealogy of Public History*.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2 ; Trevor Owens: "Making crowdsourcing compatible with the missions and values of cultural heritage organizations" , in Mia Ridge (ed.): *Crowdsourcing our cultural heritage.*, cit., pp.269-280.
- [67] William G. THOMAS III. "尽管美国人还是将大学教授视为专家, 但他们还是强烈喜欢博物馆提供的直接经验" , in Daniel J. COHEN, Max FRISCH, Paul GALLAGHER et al., op. cit., pp. 452-491 ( 可见于 : <http://www.historycooperative.org/journals/jah/95.2/interchange.html>; para. 124-127 of the online version).
- [68] *Ibid.*
- [69] Jerome de Groot, *Consuming history: historians and heritage in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 cit.
- [70] Thomas Cauvin and Serge Noiret, "Internationalizing Public History" in James B. Gardner and Paula Hamilton (eds.), *Oxford Handbook for Public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 Serge NOIRET, "La Public History: una disciplina fantasma?" in *Memoria e Ricerca*, no. 37, 2011, pp. 10-35.
- [71] 罗森茨威格认为历史主题在网络无所不在。参见 Roy ROSENZWEIG, "Afterthoughts. Everyone a Historian" ,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 可见于 : <http://chnm.gmu.edu/survey/afterroy.html>).
- [72] Antonino CRISCIONE, Serge NOIRET, Carlo SPAGNOLO and Stefano VITALI (eds.), *La Storia a(l) tempo di Internet: indagine sui siti italiani di storia contemporanea (2001—2003)*, Bologna: Patron Editore, 2004.
- [73] 当问及《记忆之场》的意义时, 皮埃尔·诺拉强调历史学家需要提供民族集体记忆在当下的意义和生命的痕迹 (Pierre Nora, *Historien public*, Paris: Gallimard, 2011, pp. 446-447).
- [74] " L'effet du travail des historiens sur la memoire francaise est [...] de lui redonner vie, et meme de l'arracher a la mort [...] jest [...], si l'on ose le dire, de refabriquer pour les hommes d'aujourd' hui une memoire habitable et a la mesure de l'avenir qu'ils ont a dessiner." Pierre Nora, *Historien public*, op. cit., pp. 446-447. (李娜补译)
- [75] 比利时历史学家拉格鲁 (Lagrou) 反对纪念仪式和长期公认的民族记忆。(Pieter Lagrou, "De l'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 à l'histoire des autres. Comment une discipline critique devient complaisante" cit..)
- [76] Fien DANNIAU, "Public History in a Digital Context. Back to the Future or Back to Basics?" in *BMGN. Low Countries Historical Review*, vol. 128-4, 2013, pp. 118-144 ( 可见于 : <http://www.bmgn-lchr.nl/index.php/bmgn/article/view/9355>). Serge NOIRET, " 'Public History'e 'storia pubblica' nella rete" , *Ricerche storiche*, Year XXXIX, nos. 2-3, 2009, pp. 275-327.
- [77] Serge Noiret: "Digital public history: bringing the public back in.", *Public History Weekly*, 3 (2015) no. 13, DOI: [dx.doi.org/10.1515/phw-2014-2647](http://dx.doi.org/10.1515/phw-2014-2647).
- [78] Raphael Samuel, *Theatres of Memory. Vol. 1: Past and Present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London: Verso, 1996; and on digital memories in particular: Jerome DE GROOT, *Consuming History: Historians and Heritage in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 Hoboken: Taylor & Francis, 2008.

- [79] Serge Noiret, "Public History as 'Useful History' before Voting for Europe, May 22-25, 2014", *Digital & Public History*, May 19, 2014 ( 可见于 : <http://dph.hypotheses.org/380>).
- [80] 诺拉特意撰文阐述历史学家解释的实体和虚拟记忆场所。(Pierre Nora, op. cit., p. 445).
- [81] Henri Rousso. "L'historien du temps present dans l'espace public during the colloquium on Le passe et nous: de la conscience historique au xxi.e siecle / The Past Around U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the XXIst Century", *Quebec*, September 29 to October 1, 2011 (video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vimeo.com/29896137>). See Henry Rousso, "Applied History, or the Historian as Miracle-Worker",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 6, No. 4 (Autumn, 1984), pp. 65-85,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3377383>.
- [82] Philippe Joutard, op. cit., p. 149.
- [83] 相反, 茹塔尔并没有强调, 历史学家在网络上如何才能帮助更好地解释未经批判的个人记忆 (Philippe Joutard, op. cit.) 要深入理解他的思想, 可参见他的著作 Philippe Joutard, *Histoires et mémoires: conflits et alliances*,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3.
- [84] Pieter Lagrou, op. cit.
- [85] Metapedia 让我们有机会更平衡、公平地展现亲欧洲派 (pro-European) 争夺一般民众和学者的画面, 他们现在依然相信那些充满强烈偏见和敌意的“研究者”。Metapedia Mission, <http://www.metapedia.org/mission.php>.
- [86] Antonino Criscione, Serge Noiret, Carlo Spagnolo and Stefano Vitali (eds.), op. cit.
- [87] 若泽·凡·蒂克 (José van Dijck) 强调, 网络博客上的个人日记 (亲笔) 具有重要意义——是通过数字交流亲密个人记忆的新写作形式 (José van Dijck, *Mediated Memories in the Digital 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53-76); 关于这个主题, 还可以参考: Guy Zelis, *L'historien dans l'espace public, L'Histoire face à la mémoire, à la justice et au politique*, Loverval: Labor, 2005; 以及 Guy ZelisZelis Guy, "Vers une histoire publique", *Le Débat*, Paris, no. 117, November-December, 2013, pp. 153-162.
- [88] Joanne Garde-Hansen, Andrew Hoskins and Anna Reading (eds.), *Save As... Digital Memori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Catherine C. Marshal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Personal Digital Archiving", in Christopher A. Lee (ed.), *I, Digital: Personal Collections in the Digital Era*, Chicago: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2011, pp. 90-114; Lorna M. Hughes (ed.), *Evaluating and measuring the value, use and impact of digital collections*, London: Facet Publishing, 2012.
- [89] Anita Lucchesi, "Conversasnaantessala da Academia: o presente, a oralidade e a História Pública Digital", *História oral e História do Tempo Presente* (special issue of the journal História Oral) no. 17/1, 2014, pp. 39-69 ( 可见于 : <http://revista.historiaoral.org.br/index.php>). 概要参见 Paula Hamilton and Linda Shopes (eds.), *Oral history and public memori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90] José van Dijck, op. cit., p. xii, 关于如何最好地保存个人数据, 参见 Mike Ashenfelde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nd Personal Digital Archiving*, <http://www.digitalpreservation.gov/documents/lc-digital-preservation.pdf>.
- [91] 比如, Omeka 内容管理系统 (CMS) 就通过管理多媒体收藏, 使得在线游览博物馆和互动展览成为可能 (Omeka, 网址: <http://omeka.org>), 或者意大利的 Movio, 由意大利电信 (Telecom Italia) 和 iccu (Istituto Centrale per il Catalogo Unico delle biblioteche italiane) 联合创造的“实现网上虚拟展示的开源工具包” (an "open sourcekit for creating online virtual displays"), Movio, Mostre Virtuali Online, 可见于 <http://www.movio.beniculturali.it>.
- [92] 2015年9月, 法国巴黎东克萊泰大学 (University of Paris-East-Créteil) 和意大利莫德纳和勒佐

- 艾米利亚大学 (University of Modena and Reggio Emilia) 才能有首个公众史学硕士学位 (参见: <http://ifph.hypotheses.org>).
- [93] 参见 Rede Brasileira de HistoriaPublica: <http://historiapublica.com.br/>. 全文刊于 Linda Shopes, "The evolv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oral history and Public History", *Ricerche Storiche*, Vol.46, n.1, January-April 2016, pp.105-118.
- [94] Dario Miccoli, "Oltre l'archivio? Storie e memorie degli ebrei egiziani in Internet", *Memoria e Ricerca*, no. 42, 2013, pp. 189; Dario Miccoli, "Digital Museums: Narrating and Preserving the History of Egyptian Jews on the Internet", in Emanuela Trevisan Semi, Dario Miccoli and Tudor Parfitt (eds.), *Memory and Ethnicity. Ethnic Museums in Israel and the Diaspora*,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2013, pp. 195-222.
- [95] 在美国内战中战败后, 1866年大量前联盟国成员移民巴西, 依然坚持为棉花种植保留奴隶制的观点。1888年巴西才废除奴隶制。今天这些联盟国成员后代群体正在重建同美国南部各州的关系。
- [96] 莱斯利·维尔茨 (Leslie Wirtz) 对比了两所本土世界历史博物馆及其“本土-全球关联”: 开普敦附近的南非卢万德勒移民劳工博物馆 (Lwandle Migrant Labour Museum) 和美国亚拉巴马州安妮斯顿的伯曼世界历史博物馆 (the Berman Museum in World History in Anniston), 参见 Leslie Wirtz, "Meetings of World History and Public History", in Douglas T. Northrop (ed.), *A Companion to World History*, Chichester,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2012, pp. 107-108.
- [97] Alon Confino, "Miracles and Snow in Palestine and Israel: Tantura, a History of 1948", *Israel Studies*, vol. 17, no. 2, 2012, pp. 25-61.
- [98]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of Sites of Conscience ( 可见于 : <http://www.sitesofconscience.org/>).
- [99] Roland Robertson, "Glocalization: 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 in Mike Featherstone, Scott Lash and Roland Robertson (eds.), *Global Modernities*, London: Sage, 1995, pp. 25-44.
- [100] Herstories ( 可见于 : <http://herstoryarchive.org/about-us/>).
- [101] <http://herstoryarchive.org/feedback/toronto-canada-26th-may-1st-june-2014/>.
- [102] The Central Database of Shoah Victims' Names, in *YadVashem*. World Center for Holocaust Research, Documentation, Education and Commemoration ( 可见于 : <http://db.yadvashem.org/names/search.html?language=en>).
- [103] September 11 Digital Archive ( 可见于 : <http://911digitalarchive.org/>); James T. Sparrow, "Public History on the Web: The September 11 Digital Archive", in James B. Gardner and Peter S. Lapaglia (eds.), *Public History: Essays From The Field*, Malabar: Krieger Pub. Co., 2006, pp. 397-416.
- [104] National September 11 Memorial & Museum ( 可见于 : <http://www.911memorial.org>).
- [105] 9/11 Museum Audio Guide ( 可见于 : <http://www.911memorial.org/blog/iphone-app-allows-users-explore-911> ).
- [106] 一项基于访问者统计的研究表明, 最近一代智能手机技术在转移事件记忆和深化人们对于历史的体验方面, 取得了巨大成功。(Anthony Cocciolo, "Mobile Technology, Oral History and the 9/11 Memorial: A Study of Digitally Augmented Remembrance", *Preserv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 Culture*, no. 43/3, July 2014, pp. 86-99).
- [107] 参见 Curatescape ( 网址: <http://curatescape.org>). Curatescape 包含了一系列智能手机应用, 这些应用创造了虚拟的公共城市史叙事。这是美国人马克·特博 (Mark Tebeau) 为克利夫兰而创造的 (现在也为其他许多城市), 开创了个人访问虚拟数字公众史学内容的新原理。
- [108] 为纪念马基雅维利《君主论》诞生 500 周年, 公众通过智能手机应用受益于公众史学活动, 并且能联系上马基雅维利实地纪念场所。参见 the San Casciano SmartPlace. I Fantasm

del Principe, a project created between 2012 and 2014 by th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Lab and Luca Toschi at the University of Firenze (<http://www.csl.unifi.it/progetti/san-casciano-smart-place/>).

[109] Susan's Horner Florence, iPhone application,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susan-horners-florence/id787766904?mt=8>. 该应用基于英国佛罗伦萨研究院的 Horner 系列藏品, <http://www.britishinstitute.it/en/archive/horner-collection.asp>.

[110] Herstories, cit.